

在敘說裡探究：隨觀心念所之鑒境尋真

陶蕃瀛¹

摘要

本文作者在社會工作專業裡浸潤四十餘年。反身回顧以科班學生的身分啟程、成為實務工作者、教師、到與社區工作者協行同學的教師歷程，然後整理這些年在自我學習、教學分享、和在社區與教室裡觀察陪伴聆聽回饋分享的敘說行動探究過程經驗，將其文字化為這一篇討論敘說探究作為知識生產路徑與方法的文章。文章點出敘說行動研究乃是歸類為後現代之參與式研究典範之研究，且其看待知識與知識生產之基本價值、立場、態度與方法與華夏傳統儒家和宋明理學王守仁一脈之知行合一學說相當契合。兩者均重視實踐參與和知識生產的合一，都對於語言文字之功用與限制有覺知反省，也都追求生機活潑的生命態度與真實實踐的生命學問。此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是儒家傳統追尋真理之原則，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乃是儒家的學問與生命實踐的進程，此二者為大學之綱目，其於西方後現代典範之敘說行動研究彼此有相互增益啟發之功效。

關鍵字：敘說研究、行動研究、知行合一、認識論、方法論、實踐。

¹ 作者為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副教授



Abstract

Recalling his career in social work since 1974 as a freshman, in this article he discusses why he advocates narrative action research and how narrative action research can be a way of producing knowledge which upgrades a practitioner into a higher state of "knowledge and praxis in harmony". He explains in this writing how the traditional way of becoming a Confucianist and the ways of learning and doing narrative action research can go along with each other.

Keyword: narrative research、action research、knowledge and praxis in harmony、epistemology、methodology、praxis。

西元 1974 年我成為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工作學組第一屆的學生，入學時全班二十五人。因為是第一個大學學制裡的社會工作系組的第一屆學生，我莫明所以地覺得台灣成為現代化國家必須要建立的社會工作專業體制是我們這批人不可逃避的責任。或者因為傳統文化的薰陶，如論語學而篇孔子所說，知識學習之後如果經常有機會實際演練實習，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或者因為我素樸的直覺告訴我學問知識要內化薰陶人格然後轉化為生活裡的實踐行動，才能算是完整學習。我在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組教室裡的聽聞、思辨雖然很重要，但是所生的疑惑可能更重要。我帶著所學和疑惑，在學生社團工作營委員會裡參與服務活動。在與社團夥伴交遊時，或在社團委員會的會議裡暗自演練助人技巧。搞到社團夥伴聽到我問他們要不要和我聊聊時，有些時候會回應我道：「我很好，我沒有問題。」在工作營委員會裡籌辦社會服務活動、組織社會服務營隊更是十分有意義的社區組織與結社的學習活動。社團的關係網絡提供一個我演練實習課堂所學的平台，有助我反思、沈澱、整理教室裡聞與思，更讓我擺脫或者說讓我轉移生活焦點不至於一直困擾於課室裡的諸多不解與困惑。數十年之後，回觀我那段青澀的，常常有聽不懂的大學課堂生活。我清楚看見以我的資質和當時貧乏的人生經驗要參悟出什麼道理根本不可能，一頭栽進社會服務活動裡是一種必要也是幸運的機緣。綜合我在美國求取社工碩士和博士學位的課堂經驗，並回觀我自己在講台講台上二十餘年的粉沫生涯，我深刻感受下述三件事情。

其一，「談何容易」。言談不免流於打高空或難以對應現實生活實踐場域，或者只是不知所云的論述。當然這些負面評述可能都只是聽者生活經驗或境界距離講者太遙遠。既有此認知，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告訴



自己：實在不必只因為自己聽不出什麼名堂而自覺挫折且陷溺於自我困惑之中。有效精準的論述本來就不多，而且就算論說者言語精準詮釋切中關鍵，自己沒有相對應的經驗和自身境界不同，仍然難有對話和共鳴。繼續快樂的生活和學習就好。

聽一場演講或課程心有所感的話語有一兩句，或者視野想像受到提點衝擊而有鬆動擴展，或於某一個概念有所釐清就很棒了。不要期待過多，更不要被言語論述困擾。言語文字本來就是抽象的、想像的。可以自我要求言語文字力求精準，但並沒有精準無誤的表達和詮釋。語言學家安伯托·艾可說所有的閱讀都是誤讀。此話說的雖然有些極端，但其中蘊含豐富值得參悟其道理。

其次，學貴省思自知與持續反省修正。學校裡聽聞閱讀之知識是他人分享的經驗，畢竟猶如隔板窺物，需要相當經歷與功力才能穿透障礙看見並掌握他人經驗的要點。我初學社會工作之時，若不是有社團裡的服務活動和以社團幹部角色和許多社團成員之互動經驗用來和個案工作和團體工作知識類比推敲臆測。那些隱身在文字迷宮裡的個案理論和團體動力知識對我將只是挫折，我完全沒有足夠的生活經驗尋找文字符號裡的秘密。因為我有工作營的社團經驗，至少走進那些文字迷宮可以成為一種困惑多於理解的遊戲經驗，理論知識可以成為自己整理社團經驗的參照架構。社團活動和課堂學習共同構築出我嘗試錯誤並持續修正的自學自知過程。自己的經驗想法雖然經常和課本裡的經驗有距離，甚至有矛盾。但至少原本無感的課程內容開始有了意義，社團經驗也更有意義了。自己整理經驗和課本知識對照生出屬於自己的知識。自己的知識不管對錯好壞，課本知識神秘與權威神聖也被淡化了，並且持續修正的過程也是很有意義的思考練習。再說，知識所指涉的現象世界，不斷變化。於是知識自然也該隨之修正。於是我相信：自知知識的珍貴乃在於它更能指涉自己的經驗世界；它更能根據自己的觀察思辨而持續修正；還有自知知識，不僅是知其然的知識，還能持續深化成為知其所以然的知識。這個深化探究的能力培養也是自知知識珍貴的原因之一。

三者，「知行合一」不容易，因為真知不易。王陽明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我對這句話的掌握理解和詮釋是唯真知與篤行能合一。真知源自行動者醒覺地感知事物與誠意正心的篤行。知行合一的境界必有一個明明德者有覺有知地行動著，其行動緊扣於行動者對於情境的感知。知行合一的境界穿透語言超越語言，超越將理論與實務完美結合的實證主義想像。真知不能憑藉語言符號的表象認知，必須是一個明明德者通透覺察事物，需要穿透表象的真善博雅之知，是明明德者專注當下的正念而行。沒有醒覺者認真活在當下的真心覺知，無從知行而一，只能談談理論與實務的藕斷絲連，宣稱知行合



一以自我安慰。透過書本，只依靠語言概念的認知而不加上思辨與參照自我經驗和想像只能大概知曉表象如何，仍然停留在表象的認知，很容易過度簡化實踐場域的複雜和變化難測。行動者能夠掌握出手時機和力道善巧的知行才是真才實學。

三、四十年後和許多社區實務工作者的接觸互動，加上承擔多年社會工作教師職責的我更進一步的知道，真才實學也只是鑲嵌在社會脈絡潮流裡能夠適應環境變化，看似高明的能力，一種在無常世界裡生存的善巧方便。這種善巧的能力距離真實知道恆常不變的真理還有一道流沙河橫互其間。這流沙河在西遊記裡吳承恩描寫過，日常生活裡的行動者總是站在煙霧籠罩的流沙河此岸，不知流沙力道與河道寬窄，若對彼岸真知沒有渴望，行動者如何會困知勉行，跨越流沙河到達彼岸的真知篤行。如今的我還確知一事，當今書生包括我的知見多未超越概念之知的侷限，距離真實知道還缺少明明德的工夫。學者需要自覺境界未到，工夫不足，反省知識典範與建構生產知識的心態和方法。當今的學術界固然不缺追求知識的熱忱和方法，但是還缺少追求真理的決心，缺少能動態地遊止於至善之真道所需要的修練，也欠缺突破繼承而來的既成知識生產典範的努力。在這一篇文章裡，我將以一個社會工作學習者與教育工作者者的經驗，拋磚引玉地談一談走進後現代敘說行動研究典範的我，關於如何追索真理的管窺之見和微末心得。

敘說行動研究之後現代典範與實證研究之現代典範的對照

研究乃是認識世界的探索冒險。研究一方面拓展認識者對於世界認識的廣度、深度、與細緻程度；另一方面則要修正對於世界認識的失誤。研究典範是研究社群共同相信的基本信念與研究原則。但是研究典範不是拿來膜拜，不可挑戰修正的聖物。典範可以修正，研究者可以轉移自己歸屬的研究社群，轉化自己的研究典範。Egon G. Cuba 和 Yvonna S. Lincoln(2005)在質性研究手冊裡撰文討論典範之間的爭議。他們並且認為無庸置疑地各種後現代典範正當性已經確立，而且不會比傳統的實證典範遜色。他們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研究目的、知識的本質與累積、價值與倫理等面向討論比較五種研究典範：分別是實證典範、後實證典範、批判理論典範、建構論典範、和參與論典範。他們也相信不同典範之間不可避免的會相互交流，彼此影響。堅持一種典範才是正確無誤的態度，基本上是不開放而欠缺科學懷疑精神的。在此我只比較實證典範和可以歸類為後現代典範和參與論典範的敘說行動研究典範。討論的層面則參考酌選他們討論的層面。（參見：研究典範對照表）



實證典範與敘說行動典範對照表

	現代的實證典範	後現代的敘說行動典範
本體論	造物主依循某些定律創造出真實存在的現象世界。	現象世界是人心投射（建構）在恆常不變的真理本體之上而幻化呈現的多重現象世界。
認識論	現象世界（客體）能被研究者（主體）認識。主客分立，主體要客觀中立地感知現象世界才能辨明創造現象世界依循的定律。	現象為認識者主體建構、投射、幻化出，呈現於真實世界之中的現象。認識者主體與自己建構之現象客體實為主體與客體相互依存的共同存在。 現象世界裡有個別主體建構之現象，也有共同建構之現象。個體主觀感知之現象若為他者建構之現象（經驗）則個體所能感知之現象深受主體與建構現象之他者兩者關係之影響。 認識者的價值偏好影響主客關係與也影響主體感知之現象世界。
方法論	用系統的科學方法，本懷疑的精神，分析綜合、反覆檢驗主體辨識明白的現象世界。用科學方法生產的認識和對現象的理解被認為科學知識。	直觀感知主客存在狀態與互動關係，語言概念架構之識框為感知之輔助工具。 認識者只能感知自己相信的現象，需要反省識框加諸感知的侷限，修正識框，並開放探索識框外主客相互依存的世界。
倫理觀	主體尊重被研究現象客體的權益。	因著主客體相互依存實為一體的信念，主體真誠、開放，互為主體之尊重客體。
研究目的	認識客體和發現創造現象世界的定律。	主體鍛鍊不受扭曲的感知能力，增進對於客體的感知能力，覺知並修正自己的識框和提升主體之境界止於主客合一之至善境界。
研究者	依據造物主的形象所創造並管理這個世界的管理者。	鍛鍊認識主體覺知不受扭曲的能力，力求真誠開放尊重他者的主體，即明明德過程中之主體。

「典範對照表」裡呈現的資料是簡化的相應對照，概念化的對照難免極化和強化了類別之間的分立。然而研究者實際探究現象世界時的實況會是在兩種典範之間連續光譜式的空間上流動變化位置的探究者。我認為可以將實證典範視為自然科學典範，將敘說行動研究典範視為社會人文科學典範。實證典範的研究目標是研究者要發現或發明現象世界根源處恆常不變的定律。敘說行動研究典範的研究目的是研究者經由開放真誠的感知他者或自身，然後反映式地反觀鑒境，一方面鍛鍊提升研究者的覺知能力，另一方面修正和擴展自己的識框，進行明明德的自我修練，以止於至善為終極目標。



上表這兩種研究典範對照的論述實深受宋明理學影響。朱熹四書集註裡大學開宗明義地點出追尋真理的道路是明明德、親民、使自己達到能動態地專注於將自身維持在至善境界裡。而大學文章的精神與內涵溶注於對照表中敘說行動研究典範與實證典範的論述。以宋明理學析理的架構觀之，兩種典範的差異在追尋真理的進程階段不同，探究者當下的境界有異。如果從真理圓融無所不包，無有分別取捨的高度觀之，兩者並無扞格。

宋明理學將世間的道理分為四個層次，即天理、人理、事理、物理。而至理只有一個，這圓明的至道之理在不同的境界裡有不同的條件乃有不同的外顯表現。於是有至大無外至小無內涵容一切的天理，與人理、事理、和物理這四理之層次分別。大學論述立志經世濟民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儒者其為學從窮究物理現象開始獲得知識，即格物與致知。在格物致知鍛鍊心的認知能力有了初步境界後，於是能夠關照自身心思意念的起心動念，此時要誠意，亦即要真誠意念的表現。意念起自心，心意啟動真誠無偽，然後可以也才能夠正心。此即誠意與正心。心正然後能夠修身，然後依次能夠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被認為是儒者即君子人經世濟民的根本。修身裡有一些細緻微妙的現象能反映出誠意正心的功夫境界。這些變化不是粗糙的語言概念和覺知能力不到位者的心念所能知悉。此唐代華嚴宗四祖澄觀在其“心要法門”裡所謂之：至道本乎其心，然唯證者方知。

對照這兩種典範，自然科學典範是認識這個世界的起步基礎功夫，即格物致知的功夫。物理境界裡的存在沒有發展出感覺器官和覺知能力，沒有主體意識，其表現在簡單明白的天理規範裡，不會受情緒感受影響而起伏變化其運作。遵循實證典範足可以通透明察其變化。依循這個典範進行探究能夠對於物理世界瞭解，研究者能發展培養出基本的邏輯推理與認知能力。對一個儒者或學習研究的學者而言，實證典範的訓練歷程是非常重要的基礎鍛鍊。如大學之論述，一個儒者在格物致知的功夫培養鍛鍊出基本的探究能力後，即應該在實證典範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地進入事理與人理的境界深造。

人理的範疇涵蓋事理與物理的範疇。人有感官，能覺知，是有情有欲有主體分別選擇的存有。因此人因為經驗、信念、價值偏好與對世界感受與分別判斷的不同，導致一種米養千百種人的現象，不同的人就是會有不同的行動選擇或行為表現。因此，儒家傳統下的宋明理學者總是提倡著去人欲存天理等致良知與良能的基調。敘說行動研究則是一套現代典範進階版的後現代研究典範。這個進階的典範，其理路與原則方法基本上處理的是格物致知之後，誠意正心修身階段的個人修鍊。



敘說行動研究是一種成人之美的研究典範

我是一個社會工作助人行業裡培育薰陶出來的生活行動者。社會工作這一行期待培育出好的，甚至完美的助人者。好的助人者社會功能健全、身心靈健康成熟，同時能夠無條件接納人。這樣子的人在中華文化傳統裡的命名標籤是聖賢之人。現代人從自我物化的境界傾向上看來，這是個口號目標，實際上難以達成。進一步探究，擺放在儒家內聖外王文化傳統底下思索，完美的助人者就是幫助完美的君主治國平天下的完美儒者君子人。這個目標理論上是可能在三綱八目的大學之道裡漸次拾階而上，是個終究能夠達成的至善之境界。這不是口號目標，而是一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終極目標。

討論敘說行動研究如何與之扣連之前，我先有如下幾個看法不吐不快。

第一，生活在世俗化甚深物質導向的現代社會裡，成為聖賢之人根本不是主流社會文化看重、鼓勵和支持人們去達成的目標。完成自我實現成為聖賢君子人之所以難以達成，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這是不被主流社群祝福，不被主流支持，不合時代，不合俗世的、古老的、不務俗的目標。以此為目標的助人工作者在學校的學習過程裡，乃至日後成為專業助人工作者都難以逃脫被世俗化主流論述擠壓的社會壓力。世俗社會只要給助人工作者偏低的薪資待遇和超過薪資的社會期待，就能對助人工作者造成社會壓力。成聖成賢、自強不息成為君子人確實只是傳統文化珍貴的人生意義之所在與對知識人的期待。

第二，成為聖賢之人是傳統文化裡正確且優先的重要目標。所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其次立言。並且聽其言，觀其行。言行不一是正人君子極大的罪愆。傳統文化裡並且有一套傳之久遠的論述和實踐方法達成成聖成賢的目標。然而，這套在四書五經裡記載豐富的傳統方法也因為不合時宜而難以被適當地對待、理解、傳述和實踐。而立言的敘說行動研究是能夠接上大學之道的。敘說行動研究，邀請研究者敘說自己的行動，然後觀照鑑察自身行動選擇的方法與心路歷程是可以格物致知以及誠意正心，以致於修身齊家的一套自我知識的生產與研究方法。

第三，學術界最近數十年知識生產方式的霸權現象。實證主義研究典範研究者不能理解和尊重其他研究典範社群的知識生產方式，根本類似劣幣驅除良幣的反智行為。我認為應該先反思檢討正視「實證主義典範過度世俗化去脈絡化的量化的表象研究」排擠同為「實證主義典範探究現象脈絡的質性研究」的問題。然後才可能理解敘說行動研究是不同典範的研究。至少彼此應該相互尊重，開放地理解彼此，或至少以不同



典範之不可共量性的態度理性自持地節制自己的霸權傾向。如果願意開放自己、提升視野境界，循大學之道進階而行，轉移至敘說行動之後現代參與式研究典範則更加美好。

第四，如本文前段之論述。發展建構敘說行動研究典範的努力與四書裡大學論述之走在追尋恆常終極真理之道路三原則（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和八步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相互契合的。倡議敘說行動研究典範，也是在倡議提升和超越實證主義典範境界。重新建立世俗之路與聖賢之道萬物諧和行止正柔的中庸之道。敘說行動典範社群應該共同努力與聖賢傳統中庸之道的社群和實證主義研究社群對話，相互學習，深化理解，多重詮釋，對話交流。希望在尋真的道路上彼此同行，相互祝福。

敘說行動研究的原理與操作

敘說研究的原理

我們每一個人都以行動活出自己的人生。每個人的行動選擇都依循著自己的價值信念，同時追尋著自己的人生意義和目標。一個人生活裡的行動選擇勾勒出自己人生的軸線，也可以說是自己的故事大綱。許多人將敘說研究說成說故事的研究，這是十分簡化的陳述。還有些人說他不懂為什麼說說故事的敘說也可以是研究方法。有人甚至能大刺刺的公開對選擇敘說為研究方法的研究生說自己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懂、都用過，行動研究自己也會做，但認為敘說不應該被當作一種研究方法。當然，只有敘說必然不是敘說研究方法。就像有參與行動之研究也不是構成行動研究的唯一要件。但顯然地公開宣說自己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懂都使用過的人正在敘說，但也同時展演自己人生境界之浮誇、傲慢與自卑，以及視野知見之如井蛙。

轉瞬之間，剛剛發生的事情就成為如煙往事了。但是發生的事情有許多未能被當事人覺知，被記憶的故事只是被覺知之事情的一端乃至數端；而被語言文字記錄下來的也只是事情一端的相關符號；這些符號可能被精準運用，因而高度關連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但也可能只有模糊的關聯。如果我們態度開放虛心的回觀，如實的說出剛剛展演過的人生片段，並且聆聽其他人的回饋和其他人對同一事件不同的記憶與陳述，同時少一些自我辯護或防衛。那麼敘說故事這一件事情，會因為行動者行動當下的用心覺知、事後回觀鑑察情境與心境；因為敘說行動者用心謹慎駕馭語言符號回觀並敘說時耙梳整理經驗，再經驗事件、再咀嚼整理經驗；因為當事人敘說也開放地聆聽相關他人的不同陳述與回饋，整個敘說已經不再只是說故事，因為多了研究的精神與敘說行動者用心力投



注並往復回觀探究的過程，於是敘說者對於自己、自己的心境和行動發生的情境脈絡的認識深化與開展，覺知能力與敏銳度也會提升。也就是說，敘說研究不只是說故事，還必須加入科學研究的精神、態度、心力的投注、反復的探索探究事情的多重面向和擴展觀點與視野視域。這樣敘說乃成為研究，研究過程所經歷的探究反省，有機會促成敘說行動研究者深化看見並修正自己的生活態度與擴展知見。而如果敘說者漫不經心地生活，似有若無地回觀敘說自己的故事，也沒有開放聆聽不同觀點立場的不同詮釋，看見自己的限制與邊界並擴展視野大概不會發生，敘說也就不會成為研究。當然有人依然會宣稱自己做了敘說研究。而如果敘說者如實地說了，有幸有個真誠有見地洞察力直言無隱的朋友聽到了，敘說者還有機會。他會因為這朋友的友直、友諒、友多聞，而得到刺激與反省的機會。這個敘說研究發生作用的過程和原理，我以為可以類比大學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的實踐知識生產過程。如果一個人行動了、敘說了，但是不能反身鑒察心境與情境與深化擴展認識。我會默默地說一句蘇格拉底的名言，不經檢視反省的人生是沒有價值的人生。然後，默默地深深深深地為他祈禱，祝福他。

敘說行動研究的研究者經由抽象符號的幫助，在自己的心海和頭腦中再次經歷自己的故事。以誠意真心和某種程度的開放自我揭露和勇敢都是敘說者需要的基本態度。而量化的統計也是一套抽象的符號系統，運用這一套符號統計敘說的人，雖然運用不同的識框和認知與再現的參考架構，也有可能藉著它再現故事，然後再次於心頭進行反觀鑒境。每一次敘說和再經歷深化擴展認識的過程就是一次探究，並可能產生不同第一次經歷的敘說真實，再次經歷事件的經驗。敘說者反觀鑒察並透過開放接受回饋和刻意尋索與事件其他參與者與相關人的不同經驗與觀點，覺察和辨識兩次經驗的落差或斷裂將是很重要敘說經驗，這落差或修飾或斷裂或矛盾都提供很好的機會讓敘說研究者從這些差異表現更深刻地反省看見多重面貌的自己和世界。這些差異可能是欲望的作用、理想自我的作用、社會道德規範在不同情境與關係網絡的作用。差異出現的可能原因一一列舉是不可能的任務。但差異與探究其深層的原因都是敘說者深入認識自己與世界的機會。用統計數字與模型敘說也是一種敘說探究的可能路徑。只是我對統計數字量化模型有一些成見。那一套敘事抹去太多個別化的脈絡因素，高度去個人與模式化，很接近統治者將人看成被管理者，被管理者不要有個性的模式。我以為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從統計方式的敘說得到自己成長的資訊。你知道是誰嗎？statistics的字源 state 透露著線索。

基本上認真地要看見自己與世界，更瞭解、更接納真實自己的人，並且態度開放謙遜都能夠從敘說中學習成長。在敘說的當下，以及事後



的反觀鑒境得到對於自己、對於環境世界、對於自己行動結果是什麼的新知識，從而某些改變會發生。那一些不認為研究自己的故事能夠有研究和生產知識效果的人，經常固著於一套自己熟悉並有成功經驗的研究典範，因此也失去換一個位置、換一副眼鏡、識框或視框，從而看見一個更豐富不一樣的世界和自己的機會。

駕馭語言並超越語言符號識框的束縛

敘說者依靠運用一套抽象的語言符號系統進行研究。初步的能力是對自己使用的語言符號系統有基本的駕馭能力。然而，這並不是要求駕馭能力要多麼精熟。有基本的駕馭能力就可以了。在實際敘說的過程裡，對於符號系統的駕馭會自然的提升。然而，一種語言符號系統就是一種識框，駕馭它，有意識地不被它限制自己的直觀和駕馭它的意識做語言文字的主人的能力很重要。要瞭解在語言符號系統裡，符號指涉什麼是社群共同經驗的文化產出。但是每一個人的個別文化經驗仍然差異巨大，因此每一個人對於符號的詮釋與在心中腦中再現的想像並不會相同。此外語言符號指引說者與聽者重現什麼的同時，這什麼之外的其他包含豐富的經驗世界同時被相當程度的遮蔽了。看見和想像這些被語言符號遮蔽的其他，亦即是超越語言符號識框的束縛，可能正是研究者的知識生產、自我意識覺知開展，然後進入更高境界層次的關鍵。

語言是文化系統內共通的符號，是文化系統的生活行動者共同形塑的識框。語言跟所有的符號都只是相同文化符號系統內的我們分享交流的起點。敘說時我們不一定是在努力深化和促進交流瞭解。敘說者和聆聽者常有複雜多元的目的或欲求。我們有我們各自的欲望、我們的需要，我們會在敘說裡有目的得表達以處理人我關係，敘說者引導自己和他人關注經驗世界的特定範疇，也有意或無意的遮蔽了其他更廣闊的經驗世界和關係網絡。如果能夠細緻的了解發話者，他的立場、發話的角度，企圖、欲望，我們對於話語符號的詮釋和想像就有一個比較堅實的基礎。通常我們腦容量和處理大量訊息的能力有限。所以我們傾向於盡可能簡化的理解，只要不要出太嚴重的差錯就可以。因此語言符號在交流瞭解上的貢獻其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精準和重要。經過鍛鍊敏銳的觀察能力、開放澄淨明朗的心境和直覺的能力都比語言符號可靠。聽其言，更要觀其行，觀其眸子。

人人都會敘說故事或敘說轉瞬即成往事的當下。敘說者敘說自己的經驗，透過自己的經驗，發展出一套表達的方式，這表達方式反映敘說者的識框，敘說者的識框又框架在一套社群的文化符號系統裡面。人我關係可以透過共同的語言符號能拉近關係距離，也能製造煙幕疏遠距離。除非我們真誠且持續敘說，同時覺知關照和反省我們的敘說，否則話語



支撐的理解都是文化貼標籤式的理解，是不具洞察和超越識框束縛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世界裡泛泛的敘說與聽話不需要洞察與超越識框當然可以，但是在敘說行動研究裡，研究者不能滿足於被語言符號的識框作用限制的表達、聆聽與想像和詮釋。敘說者必須帶著對於語言符號系統既指引覺知同時遮蔽覺知的自我提醒，投身敘說與聆聽的過程。也就是敘說者要用心敘說、用心聆聽、有覺知於語言的識框作用的可能限制與束縛，並以想像力和直覺超越語言符號識框指引作用的束縛。敘說研究者在使用語言的同時也在鍛鍊駕馭語言、超越語言識框束縛的能力，這也是在鍛鍊敘說者敏銳的觀察能力、圓明清淨的想像力和心識能力，即直覺力。然後敘說者在敘說行動研究裡反觀鑒境時，我們才可能有更多的洞察、看見和深化研究者的認識、分析、反省、洞察與個人境界的提升。

敘說行動研究要達成什麼

研究這件事情是什麼呢？我們常常被現代典範的研究和研究方法誤導。習慣性地，一廂情願地自我說服：研究可以讓我們認識這個世界。但其實研究只告訴我們研究者根據他的需要、意圖、立場、價值偏好對於世界的詮釋。大部分的研究只告訴我們研究者認識的外在的表象世界。語言這個分享工具也有只能表達世界表象的限制。我們真的沒有什麼研究報告的文本可以讓我們進入表象底下的世界或人的內心世界。認識世界和理解他人的內心世界需要他者願意開放，彼此關係的信任度夠，研究者也要溫柔敏銳且直觀力夠，才有機會感受他者的內心世界。此外，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權力不斷去追問別人講這話是什麼意思，有時候也不是他不願意講清楚，而是缺乏語言詞彙講述，或者缺乏安全感，或者超越了我們目前的關係界線。敘說研究對我而言主要目的並非認識世界，而是研究者鍛鍊認識世界的溫柔敏銳的能力。經由研究我們當然能夠生產對於世界的認識，但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一直不斷的變化，牢牢抓住一項研究的成果有什麼意義呢？只是表示我曾經認真做過一個研究而已。

根據研究結果和必然包含價值選擇的研究建議，（但是研究者常常宣稱建議是客觀超然中立的）而希望人們如此相信且聽從建議。這表現的是一種掌控世界的慾望。有些時候建議會變成政策法案，於是我們不得不受到影響那麼做。因為這個體制一直企圖統治我們，若我們順服地不加懷疑的相信建議並被統治，統治的成本降低效益增加。但科學從來是懷疑既成知識的。生產知識並提供政策和行動理論讓人遵循，這不應該是研究的目的，這個目的是世俗的制約控制，背離提升生命境界的明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背離修身以尋求達到真理境界的生命目標。

敘說行動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認識這個恆常變化的世界某一時



的樣貌。而是要看見自己認識世界的識框如何扭曲障礙我們接近真理。做研究第一步的確是要透過作研究知道我們對這世界的覺知，而第二個成果是感知我們認識世界的誤差進行反省與修正識框的扭曲障礙。這個現代性的世界是顛倒錯亂的，追求的目標意義基本上是錯誤的，所追求的財富、地位是沒有真實恆久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看懂這世界的智慧，這世俗的一切沒有什麼要執著的，只要知道有因就有果，透過做研究多知道果與因的奧秘連結，然後知道從因上修正自己的言行。後現代的敘說行動研究者主張要有能超越這些世俗事務，不被攀緣執著妄想執著牽絆，才能有機會接近真理的境界。

改變什麼？

知識可分成自己的知識和他人的知識。敘說行動研究認為自己生產的知識是珍貴的，每一個人都應該自己生產自己的知識。雖然自己生產的知識不夠精緻和博大，但是由於每一個人都獨一無二，每一個人的在世界的位置和處境也是獨一無二的，因此每一個人感知到的世界，描繪世界的知識也不會是一樣的。儘管我們自己的知識可能還麤陋不文，但我們真實的知識，反映著我們真實的人生境界，真實的自己的知識非常珍貴，無可替代，非常重要。別人的知識就算已經是真理（天理），也不符合未達天理境界的我所認識的世界。我達到真理境界，獲致關於真理的知識，只能由我誠實地逐步拾階向上而獲致。

敘說行動研究者要改變對待他人知識即文化我們的知識的分類和態度，選擇不同的知識做不同的用途。他人的知識會文而化之我們，意即某些他人的知識會被高舉為文明的，進步的要我們被改變臣服於這些知識。當我們還不夠堅毅強大時，被文而化之是不容易避免的。但敘說行動研究者的自己的知識要從被文而化之的知識晉級到自己生產知識，但自己要選擇不同的他人文化我們的知識來檢驗、磨練、校正自己的知識。要選擇用什麼文化知識來校正琢磨我們珍貴的自我知識呢？建議的分類和選擇的原則如後。文化我們的知識分成三種，業書、文書、經書。業書的代表是各級學校的教課書。教課書傳遞分享在世俗社會生存、維持生計所需的職業知識。文書的代表是文學小說，各種記錄作者生活經驗與想像的文學創作和記載集體生活經驗的歷史文化書籍。經書是被社群公認已經達到天理之真理境界者的人生記錄和教導學生的紀錄，記載著她們如何達到真理境界的道路旅程。敘說行動研究者需要多讀文書，選擇精讀一兩位成就者的經書。業書應該早就讀過很多，不需要繼續賣力閱讀。文書用來磨練切磋自己知識的豐富度和擴展視野視域。要選擇符合自己口味的讀，口味變了就改變自己選擇，忠於自己口味盡量寬廣的閱讀。經書則是引導我們達到至善境界的引導書、聖書。慎選自己敬



重的成就者。還有，許多文書的境界遠高於我們目前的人生境界，也可以暫時階段性地成為自己選擇的經書。

生產自己的知識

關於自己的知識也需要分成兩類，分別對待運用。一種知識是自己心識感官感知的，這一類知識有價值立場、有情緒流動，很真實地流動變化著。然而，這種知識沒有被語言概念化，無形無狀。存在於我們的心海和腦海，當下即逝。這一類知識透過我們的想像捕捉，被具象化之後接著被聲音化為語言或形象化為視覺符號。前者已經進一步成熟地文字化為拼音文字或象形文字，後者為手語，其文字符號化的程度還不成熟。第一種心識感官的知識是真實存在於當下的知識，緊扣著當下的身心狀況與環境。第二種符號化的自我知識，留下某一當下時空的線索。但是當下的自我狀況和外在情境脈絡都已經過去了。這兩種知識哪一種比較真實呢？敘說行動研究認為無形無狀的心海腦海的知識比較真實。這反映知識典範的差異。

現代的人們在生活裡認識世界和自己，並追尋真理的過程過度依賴語言文字符號，容易被權威或所謂主流以文而化之和將從他人得到間接知識當作自己的知識。在威權教育文化的環境裡，自己認識世界與自己生產知識的機會被限縮和壓抑，也就缺少自己生產知識的能力鍛鍊，以至於自己沒有能力辨識他人經由語言文字概念與自己分享的知識之真實與虛浮。在生活當下、在自己身心與世界真實互動關係裡，關照自我的起心動念以及自我身心真實狀況的流動變化與世界真實狀況的體驗知識虛弱退位。他者的間接知識自己一概照單全收，自知的能力發展與珍貴知識被壓抑，退位。一個身心與社會文化統整和自他均衡相互尊重的中庸狀態無由建立發展和穩定持續。

敘說行動研究要改變，看重珍視自己的知識。改變的起點從關照自身起心動念及真實自我身心情境和真實外在情境開始，開啟生產自己的知識。這是直接的對於自我真實狀況與世界真實狀況的真實知識。有了這種如實反映自我身心時刻持續變化的真實知識與世界持續變化不止的真實知識之後，人被語言概念化的間接知識束縛，人與真實自我和真實世界因語言概念而斷裂的束縛的狀況才可能逐步次第解放。知識解放的必經道路就是開始鍛鍊自己覺知身心與世界的本覺能力，然後好好地透過文字語言藉與他人的知識與自己生產的真接知識相互參照，琢磨修正出自己本覺，鍛鍊自己成為不受語言識框束縛的人，成為駕馭語言文字的主人。

如何做呢？很難說清楚細部分解動作過程。應該說，沒有標準程序



吧！只能說，社會文化共同生活者約定成俗的語言規則限制了我們無窮無盡的心識感知，我們成為語言的工具，而非一個有能力自由使用語言探索世界的自由人。改變之道就是說吧寫吧，一直說一直寫，一直關照心識，一直鑒心境，一直鑒外境，一直調整修正，就能一直練習擺脫文字語言表達的束縛。然後止於至善。舉個例子吧。

我在臉書的網誌發表過一些鼓勵自己一直敘說和書寫以超越語言文字束縛的文字，大要如下：

【這一個世界充滿了規則。社會訂定的，父母教的，老師教化的。自己不接受的代價似乎挺高的。於是這些規則成了自己的規則。連自我探索和自我表露的書寫工具也有許多規則限制，要我們用世界所謂最好最適當的方式書寫，以最適當的方式接受世界檢視和符合世界的規則和期待。於是我從世界的主人，轉換為世界的囚徒。】前面這一段文字記載在我心靈寫作頁面上，標註的日期是2007年十月十一日。

後來，我又寫過一段文字。但記註的書寫時間是：2031_05_27。但是這時間還沒有到呢。我們不能不加懷疑地相信語言，寫的東西也會出錯的。虛雲老和尚的開示語錄裡，反覆出現的一句話是『但有言說，皆無實義。』真實只在每一個當下，說的寫的都只是敘說的真實。真實從來無言無說，寂然靜默。

結束語：敘說真實而奧秘地活在當下，而語言文字並不是當下的與真實的

在我接觸行動研究與敘說研究之後，發現「依賴和受制於語言文字這一個表象表意的工具」令我們身陷某一種意識與認知僵固的生活世界。

生活的活得表淺狹隘，有如井底之蛙。卻又自以為生活世界寬闊，自己生活的豐富深刻精彩。年歲漸長，逐漸懂得這個世俗世界的虛幻事實。反省感受到自己失去童年時候純真素樸的快樂，還好因為在助人的社會工作世界遊戲漂流，純真的善雖然已經不復自然，理性的善或自以為是的善倒也不匱乏。這股真偽難辨的善，向外成為關懷與批評，向內引導自己向靈性的面向摸索前行。

真正的敘說在口傳的文化傳統裡活著。在那個傳統裡，故事是活的。

說故事的人是活的，他立足的大地是活的，從他口中吐出的音聲，



氣息是活的。

聽故事的人也是活的。週遭一切都是活的。

還有祖靈環繞，他們也是活的。大家都是活的。

最美的是大家都真誠專注地聽着。因此大家也真實地活在當下。

說故事的人同樣專心地聆聽從自己口中流洩出的故事。

但那不是他的故事。

那是大家共享的故事。

故事會因為季節、時間、場地、場地裡的人而變化，

聽者的眼神變化、張大的嘴巴、擺動的手，聽者各種不同的反應和也許來自祖靈的神秘影響，每一次的故事都有新的變化注入故事。

語言是活的，語言鑲嵌是在流轉變化的關係與文化情境裡。

語言會適時反應關係、生活內涵與文化的變化。

故事也隨著關係、生活內涵的變化而變化。

語言是活的，語言在每一個當下的變化流轉裡活著。

但是語言化為文字之後，文字自成一套系統。

文字固執的存在於寫者和閱讀者的詮釋裡，
文字被定義在過去裡，未來會被詮釋成另一種意義，
文字一被給出就存在於寫者和讀者詮釋的世界裡。

祈願敘說者都能真實地活在當下，真心誠意的敘說。

文字本身並不存在於真實的當下，文字在每一個被閱讀和詮釋的時候復活，進入當下。

也祈願閱讀者透過閱讀能穿越時空感知蘊藏在文字之外的真心誠意，以包容、尊重、和開放自由的想像力有覺有知地詮釋文本。

文本本身不是全部。



參考文獻

- 王守仁 (2004)。李生隆注譯新譯傳習錄。台北市：三民書局。
- 朱熹 (彙編) (1996)。林松、劉俊田、禹克坤 (譯注) 四書。台北市：台灣古籍出版社。
- 陶蕃瀛 (2008)。回觀我的社會工作旅途。載於曾家達(主編)，微光處處 (頁 228-236)。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Y: Basic Books.
- Guba, E. G., & Lincoln, Y. S. (2005). Paradigmatic controversies, contradictions, and emerging confluence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Eds.),*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3rd. ed.)(pp.191-216).Thousand Oaks, CA: Sage.
- Wilson, S. (2008). *Research is ceremony: Indigenous research methods*. Nova Scotia, Canada: Fernwood Publishing.

